

玄覽堂叢書

第六十四冊



福建運司志卷之十五

文翰志

屬詞記事用垂簡策亦有繫思歌舞其德誦若清風沛如汪澤匪諛匪誇君子是則志文翰

記叙

轉司蠲免鹽錢記

宋朱熹

乾道四年三月

皇帝陛下臨御之五年朝廷清明衆職修理乃南顧閔茲遠黎某月詔以太常少卿臣某為福建轉運副使而付以鹽筴使訪其利病以聞臣某既承



詔奔走卽事則與判官臣某爰暨屬僚博詢審訂具以條奏越明年春遂有 旨免本道屬州縣逋負錢課之緡錢九十七萬又 詔歲入鈔鹽緡錢二十二萬者其罷之而使漕司歲以緡錢七萬補經費之缺臣熹承 命懼喜北向頓首言福建鹽之敝久矣臣等聞諸故府竊見 祖宗盛時本道鹽息歲入鹽錢十萬而三分之以其一予漕司佐州縣用度且市貢金其二爲鈔法則商人轉輸京師者爲錢六萬六千有奇而已其後鈔法中弛浮

議交煽因盡以委漕司而增其額於是綱運猥弁  
鹽洩不時而民始受斃中間蓋嘗減損然什不能  
去其三又他用之取具於鹽者亦且數倍舊制顧  
以歲出有常因不敢議至州縣或不能供又不得  
以時蠲除新故相仍轉相督趣重爲民病歷年滋  
多今乃幸遇  陛下仁聖儉慈不遺遐遠旣幸聽  
愚臣言而又推之以及其所未言者蓋  德音再  
下而鈔額復  祖宗之舊逋負捐累歲之積使州  
縣之吏無所旁緣以漁獵其民其休息恩澤隆厚

不可勝量臣等駑鈍不才奉使無狀乃幸得奉承  
聖詔以布于下誠懼誠喜敢不悉力究宣謹察所  
部無或不虔以廢 明命猶思不稱無昭示永久  
則取尚書所奉 詔旨刻石臺門以諭來者而竊  
敬識其下方如此又惟 陛下躬德神聖天運日  
新而約已厚民之心終日乾乾有進無已竊計經  
制大定上下與足益可以日月期矣然則臣等前  
日所不敢議者且將復有望焉敢昧萬死并記其  
說而俯伏以俟

福建都轉運鹽司公堂記 元郭朶兒

今天子卽位之明年皇慶壬子 詔福建道復立

都轉運鹽使司官若屬皆一時極選以前江浙行

省理問中順范公同知司事始至慨念鹽政不治

商旅不行薪米散給不以時民不堪命規畫一新

百廢俱舉戢奸貪抑豪右凡秋毫蠹法侵課者悉

罷去其更張事務之未備倉場官吏之非才躬詣

省府講究聞奏選官擇吏各共乃職明年政行民

乃大悅平反冤獄數十釋非辜者無慮三百餘鹽

國之連引吏卒之叫囂一切禁止遷鄉流配之徒  
道路不多見民益信不敢犯舊解湫隘圖更爽塏  
視前代宗正司鼎峙師憲二府遂遷焉堂久廢且  
蠹議新之或者以爲難公曰崇公署以尊瞻視吾  
寧以州縣驛傳視之乃度材揆日首捐俸五千楮  
以倡先是輸運舟艘調用刻剝遇風濤滄沒往往  
責償舟人病焉公定議陪之法以蘇之且益其直  
人爭效用舟之籍以增由是德公不忘更呼助財  
相成之是役也不糜公帑不勞州縣笑譚指置飲



食儼工一如平時梓人石氏懽然趨事不敢後田  
野之民皆不知役重簷鸞舞層臺夷爽堂始建於  
延祐丙辰八月落成於是年仲冬欽承宣陞授中  
大夫福建都轉運鹽使逾年夏五月又建兩廡門  
觀庫藏圜堵燦然一新擢江浙省幕長閩父老相  
屬盆手交慶曰范公以至忠報國以至誠服人歷  
五年始終如一今堂構既新 恩命洊至非惟歸  
附四十年所未之見稽之古者猶所罕聞蓋公自  
歷任和林帥幕出納大軍錢帛區畫有方暨諸省

寺則鋤大奸救民瘼令聞雅望之在朝野于茲有  
年故其居官與作室同不動聲色每事見功噫亦  
難矣初公之至閩也未幾余守莆陽公每移檄溫  
陵道過余極論拯民救弊之事握手慷慨公入省  
闈余被命居公之守黽勉曹隨惟恐弗企旦氣清  
明重門旣開同寅會止登斯堂也慨亭民之勞勩  
懼漕輓之或稽此堂得以議之駒陰之影曩中齊  
鈴之絛畫靜坐斯堂也憫愚黔之罹網慮斟酌之  
失中此堂得以平之及其日入而息下莞上簟乃

寢乃興居斯堂也審吾日之所行彼前敵其未稱  
此堂得以正之有一干此仰視屋雷能無愧於范  
公平公之正直篤信出於天性與利除害澤被生  
民今佐都堂習相業他日柱石廟堂豐功碩惠進  
而未止者太史氏當不一書余懼無以慰閩人之  
去思特記其建公堂之大槩而壽之樂石公諱德  
郁字文卿齊人也世有令德延祐四年十月立石

運司題名記

明張經

兵部尚書

嘗讀禹貢青州貢鹽周禮監人掌政令斯乃鹽政

建官之始然惟以供祭祀賓客膳羞之用固未嘗  
爲資國計也自秦漢而後官秩制置代有不同雖  
或取以資國亦未專爲餉邊計也宋則兼取餉邊  
至元始於吾閩置都轉運鹽使司而鹽政乃專矣  
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酌古定制謂攘外所以安  
內而餉邊之計鹽政惟先焉是故於閩鹽所產隨  
處置場爲上里爲海口爲牛田爲惠安爲潯美爲  
涵州爲浯州歲辦一十萬五千三百四十引有奇

惟附海徵鹽聽支歲辦六千六百六十四引零引以四百斤爲度又折而半之是爲小引二百斤今商報納之引卽此也其場去海稍遠則從宜徵價然皆以餉邊而規畫損益則與時宜之 國初因元舊治置都轉運使一員秩三品以領鹽政分理則置同知副使各一員召商報引據引支鹽運之水口以次待售是則謂之西路官鹽然福安福寧素多私販至勿齋婁公始議通商迺於黃崎新立分司以疏引課是則謂之東路官鹽乃若福州省

城內外及閩清永福諸邑皆濱海豪民販鹽專利  
駕舟聚衆橫擾江河官司督捕雖勤而積習既深  
莫之能禦是上損官儲下滋民患變而通之斯其  
時乎嘉靖丁未運使篆江姜公至乃議召商而造  
舟給引咸有成法又念民食所需特平其價俾之  
運集新港復立分司以專督理於是民食既周私  
鹽自弭商竈咸便國課益增是之謂南路官鹽且  
公自蒞任釐革積蠹創立良規諸所議行輿情允  
愜而清白之操瑩如冰玉經濟之學綽有本源地

術純正器度充宏蓋卓然名世之才而餉邊之計至是綱舉目張蕪衆善而會其全所以仰副我

太祖建官之意殆燁乎有令聞矣然自建官以來百八十年于茲而官之名實可考自運使金公廸而下僅二十有一人同知十有五人副使十有二人則其所遺者固多矣茲非紀載弗徵而致然乎公乃列其可考者立石題名垂諸永久而又徵余爲記盛矣哉公之用心也夫君子之爲政也善以爲法否以爲鑒審其取舍而慎其所施斯亦善矣

若錄名實於既往明取舍於將來俾後之視今猶  
今之視昔斯其用心惟欲法其所可法而鑒其所  
可鑒相與靖共有位則政無有於弗善課無有於  
弗克邊儲以實邊圉以寧誠爲國家無疆之福  
也是不可謂之忠乎抑聞之仁則操之有要廉則  
爲之有本是故恤竈便商仁之施也潔已正身廉  
之實也而公有焉則其可法孰踰諸此哉昔宋李  
文靖公嘗爲江淮轉運使立法寬民國用有資范  
文正公爲西溪鹽官力與轉運捍海衛田民享其



利其後俱登相位而盛德大業至今猶有耿光然則公之爲轉運也固以取法二公繼今而又以公爲法則德業所就皆與二公並隆斯又今題名意也因次其姓氏勒于碑石其鹽政之詳則載諸碑陰以備考云嘉靖己酉春正月望日立石

題名警語

姜恩

運使

於戲名之題可幸也亦可憇也何憇也人之賢否政之淑慝官之黜陟昭焉不可憇乎裁立綱紀興廢滯勵節操人皆指名曰是某也是某也計功利

怠職業縱群小人皆指名曰是某也是某也不可  
思乎哉予愧不敏索諸蠹簡求諸公之名而悉勒  
之諸公之思弗思不可知也思不有在予乎惕然  
于心而惴然于事法其所可取而勵其所可戒不  
以人情之好惡爲進止惟求天理之當否爲是非  
而思心無少懈焉求斯名無議於後也易曰思以  
終始其要无咎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敢以告  
之將來勒名於是石者嘉靖己酉春正月望日立

石

重建運鹽使司記

林燠

禮部尚書

運鹽使四明杜公之蒞鹺政也卽與其僚謀煮海課入尚不足三萬金而利孔滋多何以惠商阜財乃請於都御史御史更其政立可久法於是乎絕造請抑僥倖裁豪宗懲貪賈不期月商大便公私咸裕又與其僚謀藏幸有羸斯堂也吾儕會商國計所也不亟治且圯可若何乃又請於都御史御史揆日命工拓而新之堂之南爲儀門其北爲後堂左右爲廡悉仍舊址構焉謂庫獄隘移其所

作門東向謂廉陞卑築其石導水南洩又以餘力  
增垣墻繕廨宇役興於萬曆伍年冬越明年春竣  
事焉凡費庫金一千四十有奇不足取之罰鍰二  
百九十有奇工鉅費省皆公經畫云於是公僚運  
同張君副戎君輦相與語蓋聞茲司之建也我  
國家因勝國之舊二百祀於茲矣歲久材壞歷數  
公者不怠治之而卒成於公也曷勒石以昭公績  
猥屬予記之予惟人情於居苟有餘者莫不美其  
室至於官曹則鮮有意經營者大抵視猶逆旅然

室私也私其身也私傳其子孫也官曹公也公其僚也公于其後不可知之人也此人情公私之別也若夫鹽運司者使階三品秩甚峻非廉郡守不選名甚美然而自二千石得者往往以舍民柄執利權至或不樂其官則其於官曹也逆旅視之尤甚信宿焉冀去之矣其肯爲後人計乎歷年久之而莫之治也固宜是故公茲之舉也不私其身公也不薄其官厚也公家之務若改若役懷永圖焉忠也一事而三善具矣昔魯叔孫昭子客晉雖一

日必聳其館吳大司馬陸抗當移屯更加繕完代  
者居之儼然若新第謂昔賢細事而乃今觀人情  
自古難之矣然則公其猶行古之道也歟公諱思  
嘉靖丙辰進士由省郎出守青州遭讒復振守青  
時嘗增大峴關戊正營丘祀典新學宮修祭器郡  
人至今歌頌閩得專者齷政耳異日者使公志大  
行吾閩其於所當舉予更有望焉爾公僚張君諱  
廷臣廣南海人戎君諱來賓公同邑人法弁得書  
云萬曆戊寅冬十二月立石

水口分司題名記

林大有 運同

自古建官分職系其姓氏登其仕籍大小臣工備載無遺要皆循名而責實因事以稽行非徒繫其名焉爾然而名繫於內也固欲以爲黜陟勸懲之典或又有勒名紀蹟繫以類聚或載諸簡或繫諸石是雖私爲之事其義亦有取焉將欲取法於善而戒於不善善而爲人所法也不爲自簡厥脩乎不善而爲人所戒也不爲自簡其或不脩乎旌別淑慝於是乎寓矣茲維食貨乃八政之先務故鹽

法爲時政所當急是以 國家專命憲臣董治其事稽察甚詳獨於閩鹽課利不廣雖無特設監臨而皆均置轉運有總司以掌鹽政又立分司以綜理其務利雖分於諸路課獨歸重於水口約歲所輸僅及萬餘而交易鹽利以十爲率過則有病於商不及復損於課然而往歲損乏常數帑藏告匱每不病其過贏而患其歛縮者督理不得其法故也故理財貴乎有道而立政務在得人人不能自盡乃職當維厥政反以其位爲鄙劣事爲冗劇而



不樂居是豈知隨分盡性之道蓋錢穀甲兵何往  
非學足才裕國何往非用若能怯弊釐姦正已率  
物而通商惠衆經邦濟世之業未必不爲有徵焉  
自待若是其重人雖欲輕安得而輕之苟或因仍  
踵襲竊祿啗利自爲苟賤取卑於人人不欲輕亦  
將自輕之蓋吾身固有之輕重者義也利也外物  
之輕重者勢也位也義利之輕重在我而勢位之  
輕重在人我能重義輕利人不得以勢位而輕重  
於我矣勢位而得爲我重輕也由我不能以義爲

利重其所輕耳而況運司爲利窟之地鮮有不累於慾者每祗以自輕也何與於人耶邈觀古昔以迄于今分司蒞治之官進退顯晦無慮數十餘人孰爲惠商而恤民孰爲傷財而叢怨孰爲重義而輕利孰爲可戒而可法其善惡誠僞本不能自蔽其羞惡之天而取舍愛憎在人亦不能枉其是非之實雖身世之後終難泯滅猶如十日十手之所指視不爲至嚴矣乎斯其可懼猶有甚於一時之考功課善甄別黜陟者矣或曰鹽政亦多術矣而

人之賢否政之善惡獨有取於義利之辯與不辯  
何也曰義利取予立身之大節而精神運用事功  
建立皆以是爲原也伊尹自任天下之重原其樂  
道之功要不越乎道義辭受然則明於義利其於  
政治也何有司鹺政者能知其輕重審其取予則  
心公而事亦公於恤商惠竈而施其仁於剔垢登  
蠹而施其法於經畧區畫而施其謀於權宜通變  
而施其智於裕財成賦而施其能則鹽政舉矣故  
考績者以是爲幽明論世者以是爲尚友是石也

立於誌成之後鼎於分司公署朝夕垂戒若湯之  
盤銘文之丹書為自新新民之學為從義勝慾之  
功皆于石焉圖之豈直理財已乎是為記嘉靖壬  
子春三月立石

運司石庫記

黃衷 運使

新故者新之爾政敝新器敝新物易其舊則新夫  
然後利成焉是役也省常守卒與歲募之值三之  
一舍遠者而近之圖謹司藏也有更改易地之義  
焉故諺有之利不倍不改其業是役倍之矣正德

乙亥秋九月甲申成董者慈谿姚君汀蒼梧徐君  
燦記者南州漫吏衷也

柱正樓記

黃閱古運使

樓高敞而歷歲又勢岌岌如趨殆不可支矣余視  
其棟榱固未朽也命匠設竒力撐柱之遂復正如  
初乃加飾而名焉夫君子大居正有不正必正之  
正已以正物自心身以達家邦天下之大猶將正  
之而況其近者乎用記之以告諸有政者

水口政記

政記者記鹽政以諭將來也蓋自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歲以助什一之征鹽法非今日獲已也閩省鹽課設於西路其來遠矣非諸路可同也然其規畫制度體統紀綱不以西路而詳不以諸路而畧但諸路鹽課皆輕微而獨于西路爲重蓋東路則行於福寧寧德與編戶共其利南路則行於省城內外與官民共其利西路則行於延邵建寧之諸郡邑與四方食貨共其利是以課利歸焉而諸路之多寡殊制輕重異宜者

以此也然西路之課也會其歲月之所輸而較諸  
商利之所獲四而取一亦得中正之法矣猶每患  
其滯而不通損而告匱非商民之病於其法實調  
停而不得其道不以私而害公則以利而廢義昔  
者准鹽之法通於李沆病於蔡京沆行之以公而  
京行之以私解鹽之法善於盛度亦弊於蔡京度  
行之以義而京行之以利也以利以私爲一國謀  
焉然且不可而況爲一身謀乎謀利於身則有病  
於其國謀利於國則有害於其民西路鹽法廢弛

日甚上下沿襲謀爲肥身故也有能陷溺久而悔  
悟深創西路之宿弊而全今日之法揆以上率下  
以義導民以天地鬼神爲鑒臨以暗室屋漏爲省  
察不乘之以私利不奪之以勢威防弊有謀興販  
有禁使竹崎要害之路絕掣摯有度支兌有式使  
商梢影射之端杜緩速有時遠邇有別使諸賈遷  
易之志懋疆界有限彼此有坊使西南郊圻之畫  
申惠商有政輸納有期使西路額設之數足蓋課  
利虛盈繫於西路之通塞西路通塞繫於綱紀之



廢立使相爲因循不能亟反非有防於西路實有妨於國家雖有諸路數倍所售之利不能補西路一時所虧之課以西路數歲所輸之課不能克有司一時所貢之常吾恐餉無給於邊陲財乏助於兵甲不能饒國而開富壽又不能使民而專農業則先王作法山澤有官虞衡有職禁發有時官將安用而政將安施是誰之過也予職備鹺員政領西路不敢以已所可憂而同其無憂不能不以已所可謀而同爲人謀故有名記立於公署之次舍

又為政記置諸臺館之左右備裁酌施為之政昭  
貽謀垂遠之規凡履斯地者而知其政司其政者  
而知其憂思其憂者而圖其謀茲固予之意也

黃崎鎮政記

黃崎之鎮古所未有至勿齋婁公始建置焉為通  
商益課禦濱海興販而設也旁建觀海樓為顧望  
防範之所制度整肅體統嚴正而規畫事宜則又  
達時通變議設課額較諸西路十中有一至於泊  
售之地掣摯之次彼此定在遠近相宜故自斯鎮

設諸豪乃不趨於私而樂於公不病於法而資於  
利承玩既久滋弊叢生誣上行私貨賂籠絡姦商  
土著且生侮狎而私販擅鬻何能繩治是以違制  
觸禁者爲復盛焉私鹽旣盛而公課日虧抑公署  
廢焚居民廖廓治無專官事益疲敝蓋上下相率  
爲利所蔽而漸滅殆盡亦猶居室爲寇所乘而毀  
亡無餘也夫當疲敝廢弛之餘正治亂相乘之機  
創立良規滌釐舊政斯其時乎然更化善治若何  
而可曰復古則政善政善則治成立於前者未嘗

不利於今而行於西南者即可行之於東北若掣  
摯度量而協其式稱物權衡而適其制輸納盈縮  
而慎其賦遲速異宜而因其時官私明辯而詰其  
姦寬嚴畢協而濟其政事雖異用而治實同功勢  
雖殊塗而政則共貫東北之弊雖盛於西南而政  
治之宜無分於遠近蓋利同則弊同弊同則法同  
今以至一之治功而治東北之弊政則治定于一  
政協于成法雖不幸而爲前所廢今則猶幸而爲  
人所復吾知權度誠設而器物之輕重長短其制

在我矣財賦誠稽而東路之多寡靡乏其會在我  
矣緩急時措而商課之損益中正其宜在我矣姦  
慝能詰而豪猾之情僞枉直其明在我矣剛柔利  
用而江海陬隅聚散出沒其化亦在我矣是以日  
中之市歸於懋遷交易其居各得乃所商有餘利  
民有餘貨國有餘財治有餘效東北之政坐享其  
成而西南諸路共受其益此今日可爲之勢誠有  
待焉者也蒞政者其黽焉則不惟有功於黃崎實  
有功於斯世不惟有功於鹽政實有功於治道遂

為記以告諸來者

南臺政記

天下勢變生於激而玩生於循玩固不可而激亦不可也況利之所在人所必趨絕而禁之能無激乎故勿齋婁公開黃崎於前而篆江姜公又置南路於後無非所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誘民而歸之法制也較其課數盈縮售支多寡與東路同又皆所以酌損益而為中正交庶土而致底慎者也然南路始置也民遵而從利速而倍課通而羸其既

久也民觸於法利困於乏課阻於滯其故何歟玩  
爲之也或者因其私弊之盛而遂諉之曰南路之  
弊也蓋由近於斥鹵之域而通于出沒之區不以  
負則以載不於舟則於陸不恃其利則倚其勢是  
以充易以生而力難爲制吁固誠然也昔者盛度  
鹽法良謀夷夏順服契丹以鹽奪課則防之西夏  
以鹽越界則禦之要荒之地政尚得行而況濱海  
之地綏理之民乎若盛度者吾於斯世不敢謂無  
其人也得其人則雖以西路之弊治之而有餘不

得其人則雖以南路之政任之而不足爲今議者若莫慎其任用不可委之以幕吏盡其治法不可循之以玩襲嚴產場私晒之禁而塞其源禦諸洶要害之地而防其流抑豪猾侵奪之勢而伸其法稽夾餘官私之辯而懲其姦則備絕而課通南路之置不爲虛設矣蓋東南之課雖不及於西路而建置之名亦必貴乎有實使南臺之路盡爲私弊徒利於私不利於公罔屬夫官盡捐夫民則南路不設可也或者又曰置南路者之意也非專爲南



路計實爲西路計欲以爲商人補課豈其然乎蓋  
路有定制事有定式課有定宜若以西路之課仰  
給於南路之鹽將以何者而足南路之課乎以南  
路之引鹽而補於西路亦將以南路之課而爲西  
路乎蓋其先旣竊公而爲私而後不得不私鬻而  
爲公西旣求公而爲公家之課而南將不得不以  
私而爲公家之物矣是徒率西路於紛擾弊端也  
然寧與其售公而濟公毋寧與其鬻私而爲私寧  
與其先後相繼以取足毋寧與其公私相混以損

課法雖悖而情通故君子通情以循法而已

興化府鹽課記

康太和

工部尚書

上里場鹽課司隸福建都轉運鹽使司而鹽課則  
莆人爲之也莆人以竈戶役于是者凡二千五百  
六十六家分爲三十一團有總催有秤子有團長  
有埕長皆擇其丁糧相應者而爲之也其開十年  
一造隨竈戶丁糧消長每鹽一引重四百斤每歲  
共辯鹽二萬二百引一百八十八斤零八錢內依山  
竈戶該辯鹽一萬五千八百九十二引二百六十

二斤七兩四錢初鹽由煎煮而成依山竈戶出備  
柴薪銀兩附海竈戶用力煎辦鹽斤有無相須稱  
爲兩便後鹽由曝晒而成近海竈戶漸生勒措依  
山竈戶遂至靠損因而訐告到官蒙分巡本道僉  
事牟俸定與則例每依山竈戶該納鹽一引命出  
銀二錢五分交與附海竈戶代替晒辦還官每歲  
總催人等各照團分催徵總計銀三千九百七十  
三兩一錢六分三釐八毫照數交與附海埕長轉  
散與各竈戶代替晒辦緣財一入民手乾沒多端

度無可賠償遂至逃竄無可尋討官府思係國  
課未免重復追徵民甚病之近奉戶部勘合劄  
付內一件便民事該聽選官曾音德奏准將依  
山竈戶折徵銀兩通解運鹽司候客商開中對引  
買鹽支用民以爲便今將各團分備開于後而以  
額徵鹽課附焉

右錄弘治年間舊志中間規制利病多未周悉凡  
民間戶役最重者莫如鹽軍匠戶三籍之中尤重  
且苦者莫如鹽戶蓋軍戶則十年取貼軍裝匠戶

則四年輪當一班所費不多鹽戶既與軍民諸戶  
輪當本縣十年一次之里長甲首十年之內又輪  
當鹽場之總催團首秤子埕長依山者謂總催團  
首附海者謂秤子埕長其曰總催秤子卽民中之  
里催也曰團首埕長卽民中之甲首也鹽民二冊  
十年一次攢造民間審編里役只赴本縣清審朝  
徃夕歸鹽冊則徃省赴運司候審來徃旬日動費  
甚艱至見當之年與民中相同正差之外凡鹽司  
過徃公差牌票下場及該場官吏在官人役等費

輪月接替支應其賠贖需索之苦且過於民中矣  
蓋郡邑有司以名節自持稍加節省民卽受貺場  
官位卑祿薄白首窮途勢須取給當年鹽戶官旣  
倡而吏胥門隸卽不可制加以附場之積棍包當  
多取上下交征非竭澤不甘心也又本縣遞年丁  
料軍餉民兵落綱等差不分軍民鹽匠諸役未嘗  
稍有分別俱各一槩編差軍民諸戶每十年只一  
次均徭其遞年驛傳之編凡民米除去耗米每正  
米一石只派銀二錢上下鹽戶則每年每丁納銀

二錢五分每糧一石納銀五錢五分扣十年之內  
每人丁納銀二兩五錢每糧一石用銀五兩五錢  
尚有私貼脚費并見年在場答應直月銀兩及顧  
募鹽丁等役復照丁產另貼比諸軍民諸戶徃差  
驛傳之費輕重懸絕嘉靖四十二年當鹽冊攢造  
時殘破之後海濱疲氓死亡殆盡運司以該場鹽  
價不滿原額將各戶新收田地每頃加收虛丁四  
口卽如本府通判陳永清查民丁妄增戶田有所  
謂將生未生之名也扣人丁一丁比諸國制又

多銀五分餘矣軍民等戶均徃驛傳等差官吏有  
職役者俱得優免鹽戶雖官至台司亦寸土受鹽  
見丁辦課例無蠲蔭民糧等料遇災傷 恩典得  
以赦除徃者勿論自嘉靖四十年御史林潤奏豁  
至四十二年俱各免徵又隆慶萬曆二次紀元  
恩赦中間有全免者有半徵者有免十分之二者  
鹽戶鹽引課銀自四十年追徵起至今止分毫不  
蒙赦宥民中糧銀分限追徵赴縣稱納卽得寧家  
間因緊併抱完有司爲之受理追復鹽戶價銀朝



徵夕應立限盡完該場給大批付經催之人管解  
赴察院掛號到運司秤納伺候守取批迴 經手  
之人揭骨抱完者告諸運司則憫於勢遠批諸該  
場則威力不行訴諸郡縣則以各有司存閩中重  
賦之苦莫斯爲甚 國初立法憫念人窮立碑各  
場免其雜泛差徭而濱海斥鹵田地受米最多者  
名曰官租舊制在鹽戶者准免受鹽亦以少紓煎  
辦之苦耳正德年間本縣將鹽戶不受鹽官租與  
民間一體編排均徭申詳院司時邑人僉事黃華

永興通志卷之五  
三皇  
上書巡按饒糖力說其苦批下罷免當時各團求  
太守林和撰文立碑上里場以頌饒黃二公之德  
嘉靖九年知縣王鉅不察民隱復將官租編差徭  
役御史朱泚叅政王鳳靈上書巡按施山竟不報  
今將該場團分鹽引價銀總額與軍門何寬賦役  
書冊定規相同附列于後其各團下添註鹽引價  
銀係錄舊志與今之各團辦納額數迥不相同蓋  
已經十次攢造收除增減不常姑錄之以備參考

運使嚴公美政記

林文

鹽者民生日用不可一日而闕者也其爲利也鉅矣我朝罷榷通商以廣邊儲以周民用誠百世不易良法也福建都轉運鹽司所統七場其鹽出於海其民所辦課額視丁賦多寡而重輕焉官歲給楮幣爲工本之資有倉以儲之有舟以運之運給商之鹽者曰招募運赴南臺倉以給民者曰綱運綱運之舟舟置一人主之以海口牛田上里三場之民丁未辦課者爲水夫以運之其制亦詳且備矣然上里之民多山居農業不習於水往往厚

直以雇習水者代其舟楫弊壞屢有脩造之費遭風覆溺又有追價之患或鬻廬舍或典子女病於民者莫斯爲甚又有工本楮幣必藩府運司委官運至其場人而給之民間委官將至不遠七八十里裹餽僦居以待必經旬朔始得不惟妨所業且誅求之弊百出計所獲百出以補所費斯爲民病二也官是者亦衆矣皆莫之恤正統丙寅夏運使嚴公至乃告諸同列曰吾聞民困於綱運之役大矣彼招募之舟受商利厚盍假其隙以代之運以

蘇其困乎若工本之楮幣但其場有以公至司者  
卽令領歸給之庶省民費僉曰善公遂具其事達  
諸御史及藩憲二司時御史丁公按福建會二司  
定議以 上聞可之民之困者如重負之息肩沉  
疴之休否懽聲喜氣溢於窮閭之下乃相率造予  
言曰是惠也匪獨今日之惠而已爲我之子若孫  
者世世蒙其惠耳盍記諸石以示永久欽惟

皇上嗣位以來宵旰求賢廣辟言路惟慮山陬海  
隅民隱有未達也受司民之寄者苟能體念而誠

於愛民興利去害夫豈有一政不善一民不獲哉  
公以進士起家歷秋官尚書郎用大臣薦陞兩淮  
運使今調于是忠愛寬厚練達老成爲政識大體  
而急先務故下車惓惓求民瘼而去之居未朞惠  
民若是其厚其久於是則民之愛其惠也其有窮  
乎古所謂一路福星公之謂與公名貞字宗正湖  
之奉化人邃於學爲文追古作其在秋官在兩淮  
善政皆可書正統十二年秋九月立石

都運東潭歐陽公遺愛亭記

林廷選

工部尚書

城西五里有亭巋如榜曰遺愛者閩都運東潭歐陽公畱鳥之所也亭者閩之商李尚賓彭化等爲之也亭之者何東潭公有功德于商亭之志不忘也於是乃謁文於予以記之文曰公名恂字忱之江西泰和人六一公之後也由壬戌進士授南京銓司主事歷正郎陞廣東肇慶知府起復湖廣常德轉今官云閩有煮海之利國儲焉資先是權璫撓法而莫之禁也長少橫金而無所於懲也滋奸宿蠹國之耗而商之殘也嘉靖癸未公至乃

覈故實稽輿謀討前御史王公應鵬都運黃公衆  
畫一之法而守之祛奸剔蠹殫厥心力即便商不  
敢有防于 國也卽國之圖雖觸璫叢怨無恤也  
風標高揭心肺洞白於是吏儆于程豪遏其漁以  
竈以航以居以鬻而齟之政脩 國之儲備矣公  
性介而峻骭髀不俗諧也在常德時不能順觀風  
者之意於是乃言他事以中公公聞是卽日就道  
當道諸公勉畱不可得於是諸商乃相與號慟攀  
留車擁遏不得行公自途撫諭數四頃吏亦哽咽



不能言諸商乃知公竟不可得留矣乃相與留公  
隻舄龕於亭之中堂云予曰上治治心上惠惠心  
規條理度治之色也匪色之娛而心之娛古之民  
也夫公蒞商未期年而商之思公反以千百年計  
者是公不以期年者蒞商而以千百年者蒞商也  
夫公能信閩之商于千百年而不能信觀風者于  
一時以安乎其位卽能信于一時其視今千百年  
者何如也夫青陽扇和生態以熙物不知有春也  
時過而鳥變其音草木之芳歇物果能忘情於春

邪仁義之攀結每相忘於所植而不能不感慕長  
戀於疎離不相及之時是故其來也喜其志也悲  
其久也思旌物象德以亭以碑過者式問者知瞻  
顧躊躇俎豆以起所謂千百年者不其在茲邪夫  
德以惠心仁之周也心惠我德義之著也心德交  
孚治之厚也世不易民民不易心其心孚則其情  
長是公之遺愛與夫商之遺思皆可永世乃記勒  
石

都運姜公去思碑記

倪緝副使

詩咏其棠勿剪勿伐遺愛也史稱信臣伐石爲碑  
記其勲績然不始於信臣也禹碑周鼓崇古有之  
至漢則侈矣然皆其棠之遺意也夫人之情有感  
則懷及其久也則係之以思故政之感於人也猶  
桴鼓焉下民懷之淪于肌膚有膠漆之固故以頌  
以碑思之所由以起也篆江姜公爲醴司長三年  
而政洽於閩旣述職而有叅藩之擢公擢之楚矣  
民望公之來而不可得也望其來而不可得則係  
之思也固不能忘矣然公嘗爲尹矣爲郡矣其卓

越之行偉異之政不可以更僕舉也由郡而爲鹺  
司之長鹺政似易而實難然不足以盡公之蘊也  
公志潔而行芳氣恭而量碩對客恂恂若春陽之  
可掬至於臨事之際執持要領雖強有力者弗能  
奪焉故鹺有善政累數十年人欲行之未竟也公  
至則毅然舉之民始而疑中而信終則群然頌之  
公之度越何如耶夫人心之神不可欺以臧否秉  
彛好德自有以繫其思而不可強者是故稽實揚  
休則惠澤之流而輿論之公耳公以素絲之節敏

練之才隨試輒效其異政備錄武功邑蓋不特閩  
之一方也行將都公卿之位施澤旁皇于時當四  
方頌之予循輿情僭爲之記其諸善政則閩人口  
碑固當久而不磨者又非此之所能盡識矣公諱  
恩四川廣安州人起家癸未進士

都轉運使周李二公頌德碑

陳省

兵部  
侍郎

嘗讀畏壘之祝峴山之銘益信烝民好德之良出  
於秉彝不容泯者我 國家統天御宇百度維叙  
而餉邊之儲需其一於鹽課惟是淮浙蘆河之間

各置轉運使司以總厥政閩以東南與區斥鹵產  
鹽故張官置吏與諸司五二百年來法立民肅課  
裕商饒歲額所入卽不足擬淮蘆什一然亦轉輸  
不匱國用攸禪則以二三使者調停拊循之有道  
也邇來法久弊叢商日困而課益滯迺教所周公  
與常所李公俱以名郡守相繼來總齟政旣下車  
則殫精竭慮潔已率物孳孳然導利除害剔蠹摧  
奸不少假借諸商藉以少蘇將未賴焉亡何二公  
以遷秩去商民思慕迄今弗能已於是商人林道

從等相率詣不佞請以二公之不朽業樹之貞砥  
以識遐思余進而問之曰二公若何而若輩之德  
之殷也道從等言曰吾閩曬海爲鹽消溶極易充  
商中引委頓十年始得屆幫而鹽已耗半矣然官  
無別賦商惟正供故二百年安堵如一日焉曩因  
倭寇肆毒焚掠引艦舊商從此十消其八又額引  
每幫舊只二百六十道續增至三百今增四百極  
矣引日增課日厚而鹽無所益故有那借撮辦以  
紓目前刑罰而今且坐困矣城社之徒窺伺挾賄

稍求不獲輒以首倉首鹽聳動上聽傾陷商本動以千計且也私鬻之竇百出莫戢漳郡瀕海而窳洋一路可以潛達汀延沙溪之墟頑民傍險負嶠透引委頓不下數十萬計一遇詰吏瞠奮抗敵嘯聚嗷呼東路雖名官鹽而松政之蹊不晰夕可抵建寧故府治內外食鹽悉皆私貿南港新關本供會城日用者而豪右積販接盤截賣官鹽幾至罷市商稍稍致盤詰則反噬中傷自貽伊感凡此數端皆蠹課病商之顯害也昔以資本充商計營錙



銖之利今則疾首蹙額莫可控告者幾二十年矣  
二大夫庶知商人艱苦之狀及奸豪阻撓之弊爰  
作而嘆曰吾向刺郡列邑四民何限科條簿書雲  
駢蝟集吾今厝之於安今此寥寥數商吾安忍坐  
視其窮莫之或卹矧敢偏聽無情之訟以滋螟螣  
之害乃採輿言懲宿弊芟薶豪梗恢復成規諸所  
注措犁然一新用是奸宄潛踪弊竇漸塞周李二  
公後先一轍吾儕小人獲藉衽席之安至於包鹽  
之行則李公之力爲多蓋閩鹽舊皆散裝夾帶逾

倍制額一經掣發連坐割沒公私病之適鹽憲省  
吾金公議照淮浙改行網包李公相與籌筭規畫  
力贊而成之乃今商無重賢鹽無逾額數十年宿  
弊一旦鋤而去之迨若反掌然商人德之真不啻  
赤子之于慈母也二公雖遷去尤望將來督撫吾  
閩庶幾徼惠有日而今則不可作矣吾儕飲無涯  
之福澤媿無能歌鴻陸以留袞衣願借鼎言用彰  
休美先生幸圖之母讓不佞曰嘻嘻利不忘本德  
不廢思篤哉二三子之情也顧二公閎才偉望炳

炳當時歷郎署選給諫刺名郡惠政徽猷輝映後  
先在在有口碑焉安侯余言道從等復再拜曰小  
子何知惟德之依二公惠澤不殊庚桑叔子吾儕  
敢不勉附畏壘峴山之什一哉先生母謂古今人  
之不相及也而靳于言余辭不獲因爲次第其概  
俾勒于石且以詔後之論齷政者周公諱浩字養  
正嘉靖壬戌進士李公諱大吉字九彰隆慶辛未  
進士俱浙之仁和人

林艾陵先生祭田記

沈季文副使

嶺南艾陵林先生以司農郎出貳閩鹺分司水口  
人或訝其左遷先生不芥蒂也若曰誰非王臣誰  
非効職地裁鹺政之溺其職也起於內之有所欲  
而外之有所畏欲與畏兩相成此爲人負官官負  
人哉先生澹泊明志一無改於寒暑之初而謝絕  
請寄直折五鹿之角無所避以故抵今三十年而  
遙然羔羊素絲之風疆直自遂之節鹺政迄爲稱  
首政成多隙脩明教化習禮讓課生徒訓童蒙廩  
瘼寡救焚拯溺掩骼埋齒舉海濱權剽機利之俗

靡不悅禮敦書凜凜德讓歷觀史冊所傳循吏雖  
有一事流芳不歇而先生殆以一人兼之豈不丕  
歟夫先生所職嗇政已耳卑之無論論其賢者文  
法無害已耳此又何預先生事而不惜侵官納溝  
爲耻蓋聞先生究心性命之學少受業於魏公莊  
渠之門希踪聖賢矢志德業視萬物爲一體以天  
下爲已任故宦轍所至悉蒙嘉澍厚積薄發有繇  
然矣倘能借翼風雲啓迪鴻化德訖薄海寧有量  
哉局首冗從典司肴將可嘆也比卒官邸閩人如

喪考妣祀之于水口官舍移祀之于會城學宮尚以舊祠湫隘爲恨屬萬曆丁酉歲閩之商民鳩工聚材復建廟嵩陽春秋享祀不絕會先生之子侍御公因直諫謫幕閩嵯適觀厥成而先生之門人貢士李道御等請輸值佃田爲祭田議上中丞金公公報允檄候官縣入其值以官田二百四十畝充享祀葺祠之費令道御領其事侍御公恐世久事湮率諸生請余一言記之余旣仰先生名德燕多閩人高誼且侍御孤忠亮節爲時名臣益焜耀

前人光今乃謫宦先生舊遊地遂得躬主柩豈有  
非偶然而金公之弘獎名賢增益標勝其風示閩  
吏者尤不小也故樂書其事如此先生名烈別號  
艾陵子侍御名培粵之東莞人萬曆戊戌春正月  
立石

祭田坐落候官縣十二都六十八畝五分九釐  
二十九畝三十分都七十二畝六分九釐三十五都  
三十三畝七分八釐三十六都七十  
一畝三分九釐共二百四十七畝零

### 重建南港分司記

林培

昔者先王建國辦方正位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必

有治所故簾遠堂高匪以彌文時曰辨位前朝後  
寢匪以飭觀時曰脩政詩云約之間間君子攸芋  
又曰如矢斯棘君子攸躋爰自成周以至于今未  
之有改也閩故出海澳區 我厥氓煮海爲鹽設  
運司統之以利民生以經國費於是乎在分署而  
治者三其西則通延邵建三郡之鹽而水口爲之  
樞其東則通福寧寧德福安各州邑之鹽而黃崎  
爲之樞其南則權省城內外南臺洪塘一帶居民  
人食之鹽而南港爲之樞水口黃崎故有專官南



港設判旋廢代署者率遽盧視之始則公署儼然  
莫有至者久之鞠爲茂草任其傾圯陵夷而莫之  
振起也匪朝夕之故矣丁酉冬海虞徐君署港事  
見分司之地而不復也謀於不佞曰閩之鹽政南  
港其細也然歲而計者六分引于大司農六百六  
十有奇輸課餉於公家者千有奇緡算出入之間  
不無事矣前人糊分司于斯夫豈無見謂南港距  
會城二十里朝夕戴星非便故建署居之俾夙夜  
在公勉脩職業入其署而政可思也乃令靡所托

足矣將坐會城而遙治于二十里外也吾無乎能  
將任弊之叢而不爲之身親釐革也吾惡乎故不  
失前人之規不溺今日之職則分司不可不亟復  
矣其若復者何余曰脩廢舉墜同因仍者之所退  
托而盡節者之所勉也君其請於當道謀於商衆  
必有應者于是鹽道高公轉運屠公張公查報曰  
可高公發醵助費商衆子來君又捐俸繼之不三  
月而告成堂不及數仞而噲噲噦噦足以布法室  
不能百堵而實實攸恭足以燕處則不公重而伉

伉如也將將如也足嚴防範而肅觀視且也財不  
過費役無後時君之苦心於是乎見矣夫迺左迺  
右周爰職事始事者之殫厥心也于時處處于時  
語語後至者之踵先職也徐君行矣後徐君者考  
政于斯課餉于時早夜以思思以惠商而翊國則  
完事之不墜非後事者之資乎乃若司其任不居  
其庭咸履其庭匪軍國商衆是務而身圖是便不  
亦有愧斯室哉徐君名允孝吳之常熟人萬曆戊  
戌孟夏立石

水口建社學碑

高從禮

副使

夫人情溺於習見當事憚於作新故緇塵乍涅則  
素絲損抱質之貞紫色旋更而齊紈長已敗之價  
崕巖松栢雖在必無十步茂草何知非有况乎人  
舍二氣群品之所讓靈教率倫常王化之所漸入  
者哉因溪居閩西北關當孔道地接分司鹽漕之  
所居停商民之所互市山依水阻力本之業故微  
土狹民稠逐末之風自勝食鹺衣鹵煙火千家居  
賈行商錐刀百倍笙歌徹曉嬌紅黛翠之姝博塞

當場浮白呼盧之客其民少而習焉長而安焉耳  
目沈酣精神融結故有大賈之英閭閻之子髫年  
志學改轍於總角之辰稚齒橫經棄業于三加之  
日欲竇僕其靈竅心計君於丹臺群居匪無用之  
心博學皆有成之技鳴絃鳳管青樓翠幕之咸英  
局戲樗蒲玳席瓊筵之俎豆家絕無爭之化訟結  
再三鄉鄰觀德之風射專什一成人小子之教邈  
矣載經酒掃應對之風遐哉魯論矣故司農府丞  
嶺南林公烈職典分司心存厲俗乃置財圃聯師

儒群子弟燕射而習禮焉已又請之督學著爲定規凡商民之子弟其有閑於文理者輒送學道准衣巾作養之例候歲考定奪率以爲常然徒有繁社學未建美名徒寄實事可稱今司農府丞擢辰州太守甬東屠君本峻宏覽博物體 國宜民雅志憐才悉心經理捐養廉之俸闢義路於方蕪起興禮之心擴前基而再造乃購民居思管學舍時不彙總平鹺法分憲臬司承乏攝官兼領學政據職則地應統轄論體則權兼作興省覽牒文允資

工費事成農隙悅以子來官民商賈慕義執信者  
莫不輸財願化助工有差以先生尚德之教變謠  
俗徇利之場馳逐之志覩門屏以潛銷游間之情  
望軒墀而自戢暑年壯歲業矢童縫商賈編氓風  
同禮讓其歲考送道隸學作養者例悉如故若夫  
上非徒法下匪具文禮讓與堂構同新積習將覩  
聞共革孝悌忠信養德於不伐之林禮樂詩書儲  
才於待用之府鄉閭免素絲之誚里閭復齊紫之  
觀使化蜀文翁遠同於漢代導閩常衮近契於唐

年庶稱鼓舞之心無負作興之意其助工名姓悉  
載碑陰傳諸來年以垂不朽萬曆戊戌冬十一月  
立石

臬伯屯鹽使者南陵管公去思碑記

陳省

侍郎

國家兩司隸十三行省列都運署方有其五而吾  
閩厓厓耳以視河蘆淮浙何啻芥子於須彌也閩  
額雖少殺乎而節亦少疎矣上者臺院下者鹺司  
中則臬大夫一人奉 璽書監理之要以剔蠹弘  
澤宣上德而徹下鬱湮故足難矣而臬大夫強半



臺省及曹郎高等者至輒鄙夷其官并鄙夷其地  
與其民也夫官而鄙夷其地與其民亦何所不至  
哉方且爲桎梏爲遽廬臺院片言唯唯恐後乃齟  
司奏記坐嘯畫諾以爲是固然者於宣德徹湮無  
有也以余所耳目亡如管公賢公治齟未載週其  
地與其民未久習之也一旦暫還宣州所部氓商  
胡爲思之思之胡爲石之石之胡爲亭之五父之  
衢也聞之曰公殮冰茹蘗徵廉矣公發奸摘伏徵  
明矣公朝聞夕遣徵敏矣公惜痛楚憐赤單徵惠

矣公予善良鋤跋扈徵斷矣要未足以悉公也公之精神命脉盡寄於斤鹵一政而條議八事也初公下車冷冷鐵面諸所部相與竊議是夫得非鄙夷吾儕者流耶而其故習公者曰是故令長泰有聲以潔慈惠惠徵入爲侍御史者也公至業不肯鄙夷其地與其民侃侃條議功令奉之而踐之若金石也勅諸司毋以賄爲例其自繩誓不阿堵相聞而鷓鴣張蚤食輦惕息矣鹽政之壅什九私販者而鷓鴣虎謂爲奇貨也居停任之公排擊鷓鴣虎嚴坐

居停仍爲檄各縣邑要於銷引行鹽期無湫底令  
長匿不引銷者有誅子母鹽之外銖錙必覈毋縱  
毋漏私牙之立繩以三尺嚴求鼠竊者并市猾者  
竊勿以徇而猾勿以聽與夫越之求速化也捕之  
自爲戎傍竇之巧爲名號也一切議城旦議鬼薪  
民用廩廩它如缺鹽之聽補蠲買存鹽之兩課正  
額之外悉除罰課也此又浮於十事者公數之若  
纍黍曙之乎皎鏡也是以廉明敏斷實惠湧溢視  
卮言亡當者若楹與庭卽河蘆淮浙與吾閩前後

使者有能差有我公者乎惠生愛愛生思而石之  
而亭五父之衢也將與燕然峴首之勒同其永永  
矣抑余重有慨焉選者是非可否多在朝廷草莽  
隴畝箝口結舌至不敢吐一詞此泰徵也公在臺  
中巖巖嶽嶽所糾彈多權有力忌公者中公以考  
功法乃父老子弟猶得采輿情循月旦嗷嗷借寇  
計徼惠闔山一片石以繫去思也亦大奇矣公論  
在下不在上矣惜矣夫是役也仕者多以此覘其  
民之厚薄彼民亦視其遷轉之優劣而向背其情

是以庚桑畏壘半爲附羶者設耳尸而祝社而稷  
未聞議及去國之吏也公今行矣暫聞賜玦未  
許投簪要之何當於附羶也者而石之公論在下  
茲信矣夫使公遷羨秩而父老子弟茫然不相繫  
也余亦安任記哉記公者不言邑不言臺不言屯  
筭河渠就鹽論鹽記其所以繫思者如此長泰祀  
公以祠齏商紀公以石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  
而行也公姓管氏橘其名彥懷其字別號五陵先  
生爲直隸南陵人起家萬曆乙未進士萬曆辛亥

春三月立石

都轉運使周公去思碑

徐燭

舉人

轉運文野周大夫以名進士起家筮仕爲候官令  
歷郡丞尚書郎稍遷二千石以至今官蓋公通籍  
以來茲且踰二紀同時躋膺仕者不可勝數以公  
之才雖剔歷中外晉上大夫之秩然不得出入帷  
帳斟酌元化對揚 天子之休命猶越在海隅持  
籌握算董董收山海之利以報縣官論者咸爲公  
不滿乃公恬然安之謂人臣而希寵榮斬速化則

鹽司誠爲閒曹爲 陛下計緩急以佐軍實則鹽  
筴豈不稱至鉅至鉅哉卽微臣且愚無以報寒芻  
輓之任而寧論積薪哉識者莫不嘖嘖大夫之能  
守其官而知 朝廷之倚毗于鹽政者重也昔箕  
子作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作鹽而  
齊桓公之表東海也亦曰謹正鹽筴而已此國家  
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 國  
朝于寓內設轉運司者七而閩居一閩依山負海  
厥地瀉鹵厥賦中中東南一都會也四方商賈繼

至而輻輳焉歲權若干緡以給公家之用方今島夷生心躡踐我土兵食之費半仰東南一有不給則大司農坐堂上有仰屋歎耳責任夫豈輕也閩中以鹽筴起家者非大族則巨商族大者難擊而挾素封之資者往往以錢刀之力挾制王者短長至有奸我厲禁而莫可誰何者大夫來司閩雖持法平恕不爲竭澤然一骹于法則以三尺繩之卽有力者爲之求免大夫固謝曰法如是弗敢阿也卒不可奪以故亡賴少年輿販爲奸走死地如



鶩者當大夫爲吏滿三載不敢私越一艘大族巨  
商允奉功令惟謹而鹽政以平兩臺使者以其最  
上考功令考功令上 天子天子下璽書褒美贈  
三代如其官適明年 天子又當大計吏大夫乘  
傳行有日矣方今 主上深拱有年茲當考績幽  
明之期行親四岳郡牧以咨理道得失大夫上最  
凡幾十牘書 御屏者屢矣且趨陪輦轂以論思  
獻納安得久司度支水衡而敝敝于權篡之後也  
遭時遇主此其一時豈非拙者爲政之效乎茲行

也鄉之縉紳父老皆有言爲贈某逢掖賤士受大夫之禮遇獨深又於長公先生有國士之感稱通家云雖淺陋不文而情之所激輒擬大夫嗛政之萬一勒之貞珉以永去思云

福建通志卷之十五終

福建運司志卷之十六

古蹟志

事以世更制由時革嶧山秦碑玄都燕麥徘徊越  
郊宋社久圻當年行司夷於九陌志古蹟

遺址

轉運行司

宋初諸路置轉運使太平興國三年錢氏納土閩  
爲兩浙西南路置使副尋省獨使一員五年始命  
太子左贊善大夫賈昭明爲本路轉運判官雍熙

端拱明道之際遂州皆有行司而轉運行衙在福州西南隅東為運判司西為轉運司而於其南同一門曰西總熙寧既築子城併二司為一政和間併轉運司為提刑司又遷轉運行司于郡東迎仙館在南禪寺東曾師建為記建炎二年以建寇故移司福州紹興二年還建州三年復移福州廳事之東有繡采堂恕堂公明堂又其東涉池橋有清和堂而迎仙館遂為轉運東行司兩漕所舍各趨其近東行司亦浸摧圯矣

鹽倉

宋初置鹽倉於南臺儲福清長樂長溪寧德羅源連江運鹽至天聖六年罷鹽給州縣務州縣各置鹽稅務及倉聽民自買州稅務廳在武勝王廟之南大中祥符五年以水口嵩溪驛增爲倉移運上四郡綱鹽於此以便搬賣政和八年詔移水口倉于懷安縣即今之芋原驛黃石崎山下宣和四年復歸水口建炎間復創盖于懷安縣紹興十一年轉運使余應求賀允中自縣西移置東北地名郭埕

安撫司鹽倉

紹興初初在寧越門之東舊將官廨即今之南門積貯

運賣官鹽號犒軍庫乾道八年轉運行司行鈔鹽

法以合沙南臺舊濟川亭為倉尋罷鈔鹽仍歸安

撫司

鹽稅務

宋初茶鹽有權官舊設市于還珠門西偏後徙安

泰橋比舊駐泊廣勇管地熙寧三年罷科賣茶只稱鹽稅

務

四場廢倉

潯美場元至正十六年置洪武元年改今場二十  
五年置鹽課司轄倉埕二十所南崇倉前索東倉  
安下倉前索西倉埕前倉清石倉徑山下浦倉壁  
堽倉溪浦倉釜頭倉大南倉大北倉西釜倉沙美  
倉西鑿沙美倉阜通倉阜通東倉東埕倉南埕倉  
北埕倉今俱廢爲田

泗州場洪武二十五年置鹽課司轄倉埕十四所  
東埕二倉西舊埕倉西新上倉西新下埕倉西新

埕二倉新市上倉新市下倉蔡埭南倉蔡埭北倉  
圍頭北倉圍頭後倉圍頭後埭倉今俱廢爲田

浯州場洪武二十五年置鹽課司轄倉埕十四所  
永安倉官灣倉田墩倉沙羨倉浦頭倉南埕倉季  
保倉古寧倉寶林倉東沙倉方山倉斗門倉烈嶼  
倉南北二倉今俱廢爲田

惠安場洪武二十五年置鹽課司轄倉埕八所廣  
運倉西湖倉林內倉前坂倉坂西倉上倉下倉下  
坂倉今俱廢爲田



運司志後序

昔漢賢良文學之士言民  
所疾苦皆願罷鹽毋與爭  
利桑弘羊難曰此國家大  
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

之本不可廢也後旋罷又  
旋置沿及于唐劉晏上鹽  
法輕重之宜久之而商緡  
等於田賦宋端拱間置折  
中倉聽商人輸粟優其直

尋又為鈔法令商人就邊  
天郡售鈔請鹽而鹽鈔之名  
始起我

朝監于古因其政環天下置  
轉運司六而閩之幅幘視

前漢通志 序  
淮蘆不及百一乃設官竟  
陳與之埒夫亦以閩隩區誠  
重之也邇者

天子進興利之臣悉索賦羨  
閭井蕭然商氓告匱楚雄

江公總齋政隱慨於中欲  
搜徃牒明舊章隨以入  
計行而崑山

支公力襄其事申重於  
大司空林先生而屬不佞

從先生後爰階謝水部王  
武曹暨二三文學次第蒐  
輯後既竣宜有言於末蓋  
世有治人無治法是志也  
法焉耳井田之法自阡陌

開卒不可復乃煮海之策

世世因之豈敬仲之術固

賢於姬公而興西周者反

遜於表東海哉公利之政

收効徐專利之謀見功速

也閩之鹽政大壞極敝羊  
亡於多岐蛇患於添足肩  
失於養指肘見於投衿膚  
近於剥牀網空於竭澤法  
日焚而商日困矣居今之



世而欲襲漢時文學之議  
者非迂則愚無已亦罷其  
所以蠹商者而已大田之  
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蝱賊  
無害我田穉嗚呼非獨穉

有蠹也知其說者通於商  
庶幾可救其半矣

萬曆癸丑冬十月之朔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吏科都

給事中郡人林材跋